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評，均受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投稿請至tk1902617@hotmail.com

蔡益懷「世故」論小說

□黃維樑

蔡益懷的《小說，開門》（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二〇一五；以下簡稱《小說》）是一本「關於小說創作原理與技巧的書」。創作與批評，是一體的兩面，因此，它也是引導讀者如何閱讀、批評小說的書。蔡益懷打開了小說的大門，「芝麻，開門！」歡迎讀者入門，探尋以至獲取門內的珍寶。

一般而言，我們把文學作品分析為內容與形式兩部分。小說為文學的四大文類之一，也可這樣二分。

《小說》分為六篇：小說是什麼、小說情節篇、小說人物篇、小說主題篇、小說敘述篇、小說創作篇；每篇再分為若干節。這六篇，是可以重組、整合為內容和形式兩大範疇的；當然我們沒有這樣的需要，小說自有這個文類特定的概念和辭彙。

二十世紀的文學理論批評，多有深奧以至詰屈聱牙的書寫，讀來使人畏懼。我對此類艱澀文論通常敬而遠之，蔡益懷亦然。暢順生動是這本《小說》的文筆，讀者「開門」後即可「悅」覽作者學問與見識的產品。為求活潑，蔡益懷定了這樣的章節標題，如「小說是一條變形蟲」、「將人物推到懸崖邊」、「別讓人物成為幽靈」、「人性是小說唯一的試金石」、「苦難是創作的壓艙石」、「創作的『五歲法則』」。

蔡益懷自稱為創作人，出版過好幾本小

說集。他曾任職於新聞界，半工半讀完成學業，取得博士學位，目前的工作之一是在學院講授文學課程。讀《小說》，我對作者「積學以儲寶」（《文心雕龍》語）印象深刻，而且佩服。衆多長篇小說如我國的《紅樓夢》、英法美俄諸國的《咆哮山莊》、《包法利夫人》、《紅字》、《復活》等，都在他闡讀和討論的範圍。討論時他往往慷慨地徵引原文段落，然後作細緻的剖析采；理論加上他本身創作小說的經驗，他的評評精彩紛呈。這些長篇小說內容繁富，總是「問世間情是何物」，對愛情的激越、困境與苦難都有極為深刻動人的描寫與敘述，為蔡益懷評論的一個重點。它們，加上其他西方短篇名著如《項鍊》、《羊脂球》、《麥琪的禮物》、《殺人者》，構成了《小說》作者的最愛；此外，魯迅、張愛玲等一些漢語小說，也是他說明創作理論的佳例。

二十世紀的小說理論，離不開敘述觀點、敘述人稱等概念；對這些，他當然妥為闡釋，而且有所發揮。「隱含作者」（implied author）；有論者則喜歡用小說作者的「聲音」即voice一詞是個比較難以明白的術語，他也得心應手地解說了。二十世紀是人文學科「理論至尚」的時代，論學論藝，無理論不歡；但對口味比較保守的人如我來說，太多理論尤其是太多艱難的理論，實在使人產生

厭。對那些術語繁雜的後現代主義、解構主義等，我真是「老生怕怕」。《小說》所引的理論多是較為傳統的，從中國的李漁、梁啟超到西方的亞里士多德、福斯特、布思等都有。所引的理論，加上舉例的小說作品（如上面所列），再加上書中透露的種種觀點，蔡益懷的文學趣味，我是要點讚的。

至於小說本身，說是現代主義也罷，說是新潮、先鋒、前衛也罷，我會這樣說明其特色：或題材新穎，有異平常；或挖掘內心，複雜陰暗；或操作語言，刁鑽生硬；或交代情節，時空交錯；或文體交雜，變異形式；或囊括這些「法寶」。這樣的作品，以很傳統的眼光來看，屬於「另類」。「另類」小說只是某些學院批評家追捧的寵物；一般閱讀小說的人，是不會自討苦吃的。要打開小說藝術的門，讓有興趣於小說創作者「入門」的書如這本《小說》，自然不應先曉以新潮先鋒前衛的「主義」或者說「大義」。讓我打個比方：學書法的人，應該先練習楷書或行楷，打好基礎；不要嘗試草書甚或狂草，那是以後的事。傳統的、蔡益懷謂之「老式」的小說，好比楷書或行楷；新潮先鋒前衛的，則如草書甚或狂草。蔡益懷傾向於小說世界故有的作品（前述那些，其中的西方經典幾乎全是十九世紀的），喜惡分明地說他「不欣賞高行健的小說」（頁十九）

，高氏正以新潮先鋒前衛見稱。

蔡益懷著作甚豐，我讀他的文章，發現他時有對文學文化的率直批評。

他論小說，非常重視人物的塑造；我順便在這裏提一提他的一個觀點：「在香港小說（武俠小說暫且不論）中，我們〔…〕很難看到一個鮮活的形象，一個可以活在我們心中的形象，成為〔…〕現實中的『香港人』。」（頁一百二十五）這裏引述之，以備後論。

我上面對《小說》的具體內容，介紹不多，謹抄一段本書封底的話以補缺：

人：小說的根本之道，寫「人」，沒有人物就沒有故事，沒有小說。

情：即情感，心靈的火焰，點燃創作的激情，驅動想像的能量。



世：可以理解為世態，視野、見識；也可以理解為世界觀，智慧與洞察力。
故：即故事，有趣的形式，說故事要說得圓，還要說得巧。
寫文章和做編輯，都要撮述內容和擬定標題，做編輯尤其如此。當過報章編輯的蔡益懷，已把書名定為簡潔生動的《小說，開門》；又用容易記憶的方式（如在英文，則為ABC或AAA之類），把此書內容濃縮為上面的「人情世故」。如果益懷博士教的一門課是「小說的創作與批評」，那麼，「人情世故」這段話，正好可作為講授內容的總結。

·黃維樑，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；（原）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、美國Macalester College客席講座教授；已出版著作《香港文學初探》等二十多種。

七絕兩首

□郭水華

（其一）
自喜荷鉤手未生，
栽桃種李育山櫻。
春光不放人間過，
細把瓜秧趁晚晴。

（其二）
畫師授我長生法，
巖下陰涼雨露足。
性懶澆花聊勝無，
安排瓦缶種菖蒲。

又是一年桃花開

□吳燕青

南方春節前夕，總有那麼幾天像春末夏初般暖涼而陽光晴好的日子。讓人疑心真是春末夏初，一年裏最舒適的氣候，不那麼冷，不那麼熱，涼涼的，舒爽而有暖陽。

屋前的那一林桃花夭夭地盛開，媽媽和嬸嬢們忙着大掃除，鄰家的叔婆大嫂們挑着浸泡了一整晚，飽滿發脹的糯米到磨坊去碾米粉，為過年的年糕和各種客家傳統食物做準備，阿婆的年糕已經在柴火大土灶裏燙着了。

阿婆忙完了年糕，喚我：「青兒，阿婆噶頭髮長了，倪幫涯剪吧，洗頭老麻煩。」（青兒，阿婆的頭髮太長了，你幫我剪短吧，洗頭怪不便的。）阿婆把一把閃着黃金色銀光的剪刀遞了過來。每一年，阿婆都會在年前央我給她剪髮。

我挽着阿婆到屋前的桃林，站在桃花樹下的阿婆，個子瘦小，穿着客家族老年婦人傳統的斜開襟襯衣，花布料直桶長褲。普普通通的鄰家阿婆模樣。

「阿婆，您的頭髮可漂亮了，我敢說沒有哪一個八十歲的老人家，會有您這般烏黑有光澤的髮。」

阿婆呵呵地咧開她那布滿皺紋卻仍帶秀氣的櫻桃樣小嘴笑了笑。「青兒呀，倪總曉哄阿婆開心噶，從細倪就曉。」（青兒呀，你總會討阿婆開心的，從小你就會。）

阿婆的髮老長了，又出奇地烏黑，清清爽爽地掛在刻滿深皺紋的臉上。幾許清風拂過桃花林，幾片桃瓣兒調皮地落在阿婆的頭上，我嘻嘻地笑：「阿婆，阿婆您是新新娘子哩！」邊說邊咯咯喳喳地修剪阿婆的髮。阿婆巧巧地笑呢喃輕語：「涯係六十年前噶新娘匿。」（我是六十年前的新娘啊。）

「阿婆您看，這長度適合嗎？」我把一隻繡着黃金銅色的圓鏡子遞到阿婆面前，阿婆笑漾漾地望着鏡子，擰了擰額前的髮，滿意地笑開。我調皮地採一朵桃花，插在阿婆的髮端，粉色飛揚的桃花，像蝴蝶般在阿婆的髮上舞蹈。「青兒，小搗蛋。」阿婆嗔嗔地說。

每一個回鄉的年都是幸福快樂的，在桃林下總有我的阿婆，和她那一頭烏黑的髮在待我歸去。

然而，快樂卻總容易戛然而止。

二〇〇九年的秋天，突如其来的一場病，深深地折磨阿婆。熬到春節時，我們都已經在心裏知道，阿婆的日子不多了。

我挺着孕期將滿的胎兒歸鄉時，阿婆依然站在桃花樹下接我們，灼灼的桃花，瘦小的阿婆！

童年打碎的那個茶杯

□羅大佺

童年，有許多事情值得回憶，也有許多遺憾留在心裏。

一九八二年，我們讀初中二年級，學校是離家十里的紅星公社中學。那年春天，學校組織大家去峨眉山春遊。峨眉山是世界名山，做夢都想去看看，可家在農村，姊妹又多，父母是地地道道的農民，每年靠在生產隊掙工分吃飯，為讓自己上學，妹妹小學畢業就回家參加生產勞動了。去春遊，費用從哪裏來呢？為此我在作業本上寫了首表達自己願望的小詩：「久聞峨眉山名，只恨腰包無兩銀，留得書生卑世在，必到峨眉遊仙景。」這首小詩後來被好多位同學傳誦。願望歸願望，春遊肯定是去不成了。但小孩子生性貪玩，又不想失去這個玩耍的機會，於是和同學周忠良、周道清一商量，決定瞞着家裏，進城去玩。

我們同學三人是一個村子的夥伴，小學、初中都同一個班，初中二年級第一學期上半期，我和周忠良還同坐一張課桌。周忠良的外婆家在我們生產隊，他的父親是村裏的會計，看過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封神演義》，嘴裏能講好多故事。那天春陽高照，天氣很好，我們挎着書包，裝着去上學的樣子，來到離學校二里的縣城。小孩子看什麼都稀奇的、吃的、穿的、玩的無不吸引眼球，但兜裏無錢，也只好看而已。後來周忠良提議，回家太早會露出馬腳，大家去茶館喝茶。這個提議得到一致響應，於是大家向文化茶園走去。

文化茶園位於文化路，是洪雅縣文化館開辦的「以文補文」茶館，在中山堂燈光球場斜對面，在文化館與新華書店之間，與文化館辦公大樓一牆之隔。順着新華書店那邊有一排通暢的屋子，屋子裏放着錄像，那部二十一時的彩色電視機是全縣所有企事業單位的唯一。一些民間藝人在茶館裏講評書、打金錢板、川劇座唱，也有茶客在那裡打「亂戲」和「二十七」。挨着文化館這邊是一塊露天場，壩子不大也不小，裏面放着許多小方桌、木板櫈和竹椅子，壩子邊放着幾個蜂窩煤爐子，爐子裏紅彤彤的蜂窩煤燒得上面的水壺吱吱響並冒出蒸汽，裊裊蒸汽繞着圓圓的圈子慢慢飄向空中。茶館裏人來人往十分熱鬧，服務員手裏提着水壺，嘴裏應着「來了，來了」來回穿梭，不停地給客人泡茶添水。

我們在露天場裏靠牆壁的一張小方桌前坐下，要了三杯茶。茶水五分錢一杯，周忠良主動支付，因為他不久前在上學的路上撿到了十元錢，是我們幾個同學中的富翁。平時吃串串湯，買油條，嗑瓜子什麼的都是他主動付的錢。記得有次我向他借了二分錢買橡皮擦，還他時他堅決不要

。我們在露天場裏靠牆壁的一張小方桌前坐下，要了三杯茶。茶水五分錢一杯，周忠良主動支付，因為他不久前在上學的路上撿到了十元錢，是我們幾個同學中的富翁。平時吃串串湯，買油條，嗑瓜子什麼的都是他主動付的錢。記得有次我向他借了二分錢買橡皮擦，還他時他堅決不要。我們都被這突如其來的禍事嚇呆了，我以為是我舉起的右手撞到了茶杯，周忠良以為是他拿棋子時碰倒茶杯，周道清也茫然不知所措。但我們沒有彼此推卸責任，只是呆呆地發愣，不知道這禍事將給我們帶來什麼後果。我們想主動向服務員認錯，但怕漂亮的茶杯太貴，我們賠不起。我們想承諾以後掙了錢慢慢來賠，但又怕服務員不答應，這樣還暴露了我們逃學的事情……就在東手無策之際，後面一位皮膚白皙、面龐俊俏的小伙子來到茶桌邊，雙腰將摔碎的瓷片一一撿起。我們以為他要去告發，他卻將瓷片扔到了燃燒過的蜂窩煤渣裏，和顏悅色地說「沒事，沒事」，指導我們繼續下棋。下完這一局，我們趕緊垮起書包，悄悄離去，連聲「謝謝」也沒來得及向小伙子道一句。

一場童年的禍事就這樣不了了之，也留下了許多遺憾在我們的心裏。

·羅大佺，作家，出版有散文集《一個人的故鄉》等。

